

捧

腹

編

捧腹編目錄

卷五

群居解頤

亦當着杜

天子親家翁

要是未解思量

卷耳

逆風必不得張帆

我兒瓜子

舜耕禹鑿

踏梯把扇

虛咽一甌粥

三教論衡

三十行立

文宣亞聖

正燒着大雲寺門

願後身面孔

拾遺錄

狗枷犢鼻

楊太真傳

天子阿姨

因話錄

屋毀馬斃判

自家兒得人憐

更一轉入流

已遭堯典舜典

尚拜謝叔父

恐是李趨兒

古物餉遺

駱賓是諸王封號

玉泉子

父子相狀

白侯

解語神樞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赤眼作白眼諱

及第時猶未風

合寺苟卒

爛蒸葫蘆

豈是助語

聞君善箏

必金銀車

尚書故實

蘇杠佛

賦牛閭

常時登蔭

桂花叢談

冬瓜合出祐子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金銅釘

妻可畏者三

集異記

田舍奴我豈妄哉

西齋雜俎

修理功德錢

白舍人行詩圖

蛇咬爾

大能處置此僧

此乃太山之力

何愁不爲水神

熱鐵上糊猴

向見屈原

摭言

水濺羅裙

捉得偷衣賊

凡夫肉眼

進士乘驢

問頭詩

空腹用心

口唇開袴

小人行綴

程史

是以知其佳

做賊却做官

看命西司

小寒大寒

諱出去二字

帶汁諸葛亮

隨隱漫錄

竹香子

和靖七世孫

聞見錄

錢眼內坐

忠孝奴

談苑

農水

賞錢兩貫文

常朝多喚子

並無公私過犯

何謂姜制之

聊以效顰

渴睡漢

輟材

但不要及他新法

不特能繫筆

紙酒塞門

王欽若嚇我

寄箋

三頭兩面

後山談叢

令人權發遣

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真項安卿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三老問年

平天冠作工直

吾與君皆異人

但止乞頭

絕倒錄

老饕賦

實不用二藥

步里客談

蘇柳詞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葶煮飯

北窓炙輶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古今詩話

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此風之始

韋居聽輿

建義井

中吳紀聞

芭蕉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餘如故

取名用百字

過庭錄

孫山綴榜末

茶亦病人

畫墁錄

直是怕那溘然

游宦紀聞

欽板鞠躬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謝公墩

給事尚書

舍弟叔齊

嬾真子

金
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四方馬頭

女妃九龍

歸田錄

此亦九百

九皇生菜

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面不過標子大

樂善錄

打得過自不問

安得猛士今守鼻梁

鸚哥幾時籠閉

目翠

捧腹編卷五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恭校

群居解頤

亦當着杜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
此人卽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
其訴此人卽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
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如晦回意

共語時廳前有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卽云解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呼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曰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杜彥博如晦大喜卽令送吏部授官

天子親家翁

蕭禹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帝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要是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

沒思量
者可名
头健

卷耳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
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
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
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好

逆風必不得張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
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哂焉

此語那
可水

我兒瓜子

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重之每事

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
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字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字
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詐我我是吳人名
字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舜耕禹鑿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已涉洧溱之讖就
禮之夕擯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
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

乃悟曰張九、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
踏梯把扇

嶺南地煖艸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中栽種茄子宿根
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
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
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且率以扇
一柄相遺書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
扇吃餛飩

虛咽一甌湯

李文本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指使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繆福又囑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告者福卽爲言腹痛且召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明日監軍使及

從事悉來候文福卽具以事告之且言曰事無成罔
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

憤妄分
不草

三教論衡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
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
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
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不然何煩夫坐而後兒坐
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
曰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

全剛經
跌坐而
坐

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口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三十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日常恥之。及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語同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文宣亞聖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
將釋奠卽署二書吏爲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
止不如儀卽判云文宣亞聖各夾若干

正燒着大雲寺門

信州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
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
妓設酒食又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
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願後身面孔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城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
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王伏謁坐於廳傾都士
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曰
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王大笑

拾遺錄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臣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道中見
狗枷犢鼻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王牋云承復須

捧腹編

卷五

六

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楊太真傳

天子阿姨

上嘗夢拾仙子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侍新豐
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授焉就按
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
響李龜年感栗張野狐箏葆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
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

如此樂
即方佳

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邪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

因話錄

屋毀馬斃判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閭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

人屋倒閉鄉常侍豈宜問馬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

當胡雅
龍過時
奉朝無
此讓論
不意自
優笑登

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
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
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

規耶

無補識
之可謂

已遭堯典舜典

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幸諸賢稍莊以待之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過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復問曰有本虞未與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慙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興

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

尚拜謝叔父

龐巖及第後登科記誤本倒書姓名判壽春日有江
淮舉人巖姓者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
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
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事龐
方訝之因問郎君何姓曰某姓龐龐撫掌大笑曰君
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
父從容而退

如此方
是抽身
善

恐是李趨兒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古物餉遺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畜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

報稱。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職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賔僚無不大笑。

駱賓是諸王封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諺云說
兼終須
敗

玉泉子

父子相狀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
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
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
上鷲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答之

白侯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
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旣姓
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
止焉

解語神柩

苗耽嘗自外游歸途過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卽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闢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也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闢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令狐絢父楚鎮東平絢侍以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絢因

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歲歎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粥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乎絢卽命馬掩耳而去

赤眼作白眼諱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周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及第時猶未風

劉蕢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

嗣復却
風了

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合寺苟卒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他日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眾問其由曰龕龍去成合時日隱爲寺敬文不在苟也碎石入沙卒客云合寺苟卒

爛蒸葫蘆

相國著
備後送
使客乘
延至此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
眾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
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
爛蒸去毛勿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
逡巡昇擡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
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豈是助語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

廢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踈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卽平明放歸祇承人竝不敢去又判決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與之乎者也何別哉

聞君善筆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

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
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
時乃曰稜等登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
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
曰昨日聞稜等登登豈非箏之聲乎

必金銀車

集賢韓泉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
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
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

尚書故實

蘇杠佛

時分遣御史檢天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杠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居郎反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遮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賦牛闕

魏文與陳思王同出游見兩牛在墻間闕一牛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闕不得言井不得言

死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卽加罪植應口卽成曰兩
肉齊行道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
敵不俱勝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

常侍登牀

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操筆作飛白
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
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不當死請
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桂苑叢談

冬瓜合出祐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興卽自稱俠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
授漕渠小職俗號東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
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
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

哂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
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
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生緣

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

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
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
今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
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妻可畏者三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
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觀之如生菩薩安
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
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集異記

田舍奴我豈妄哉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
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至奢華
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秘

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
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
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
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
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
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
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
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
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謂得名已久因謂

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
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
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
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
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髮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渙之卽挪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
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

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酉陽雜俎

修理功德錢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滿背
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
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
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
日袒衣而立門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錢

打敬天
王也

白舍人行詩圖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闢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此真好詩者

蛇咬爾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韉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

虎頭齒齧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
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
優伶等卽大叫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大能處置此僧

寧王常獵於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
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
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僧
因劫其至此動婉含嚔冶態橫生三驚悅之乃載以
後乘時募獵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
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
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
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恠日出不啟門撤戶視
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
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
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此乃太山之力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品

太山之稱始此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何愁不爲水神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

語妬婦悉爲水神何如

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寤而
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懷衣枉
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
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
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
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懷衣一作

攘衣

酉陽雜俎

熱鐵上糊礫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鐵
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
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越蛇鶴鵠侍御史王旭短而
黑醜謂之煙薰木虵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猢猻

向見屈原

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中復出翻綽
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以至此

據言

水濺羅裙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
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爲之色變慶餘遽
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
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
捉得偷衣賊

竊提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
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
賊也

凡夫肉眼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
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此一杓水更託
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
及第其人啟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
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轡長鞞
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問頭詩

張祐憶柘枝詩云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
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
連訪母耶

空腹用心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
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答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

一作寄
李紳

蘇詩好

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王簿同酌李
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
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
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小人行綴

唐薛昭緯任祠部員外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主
客員外正旦立伏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

兔天子旌旗堯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
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

程史

是以知其佳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逝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做賊却做官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間颯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
當百自號滾海蛟。有詔命以官廣朔望趨府群僚以
其故所爲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
入末衙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
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慙噤章
以初好誦此詩每日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
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看命西窗

善以東
司命之

中都有談夫者居觀橋東日設肆于門標曰看命司
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
以有司自命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
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
者多悟而笑其人媿報亟撤不敢留

小寒大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
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
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取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方徘徊浩歎就日者問得祿之期日者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益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諱出去二字

秦檜爲相又擅威福人懷速化之望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又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

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闈者告以
某官不在留門狀客怒叱闈曰凡人死者乃稱不在
某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治汝罪闈拱謝曰小人
誠不能曉諱忌當復作何語謝客客曰汝言既出謁
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闈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
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

帶汁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議論自負莫敢撓者
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慇懃直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本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倬旣潰符離侯又敗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澤傳師爲法曹好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

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

隨隱漫錄

竹香子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平十一道
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聲教君霎時飲霎時
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斤君
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足見瓜皮搭李皮。

聞見錄

錢眼內坐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玉曰：不見其星，象駭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郡。

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多背故譏之

忠孝奴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談苑

農水

石中立續除叅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其冷石曰若司農寺水宜呼爲農

水也坐者大笑

賞錢兩貫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元昊使人入市賣菘苳甚高者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苳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揜而已誼播遠近矣竦大漸沮

常朝多喚子

王汾嘲劉放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爲墳耳

竝無公私過犯

熙寧中閩賊廖恩攻剝數郡殺害捕盜官後招降予官爲三班殿直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

何謂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制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

作賊本
非過犯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
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
問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謂姜製之

聊以效顰

郭忠恕漢湘陰公辟從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于
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剃鬚神興驚問

之對曰聊以效顰耳

渴睡漢

呂文穆薄游一縣胡日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

小童

天應着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
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也不矣胡答曰待我
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輓材

宗室至一品殯葬朝廷遣禮官輓祭舊制知太常禮
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
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輓矣汝義
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

但不要及它新法

子瞻到
此方不
作詩

紫姑神頗黠捷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
不善作詩姑書灰曰有理有理軾云軾非不善但不
欲作爾姑曰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不特能繫筆

生謚
李公擇于祕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
手植之竹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開之曰
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那是時京師有李文
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

紙酒塞門

此信恐
是風自
非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于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正乏資。由是獲美醢盈室焉。

王欽若嚇我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寄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

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
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
樓

三頭兩面

党進過市見縛拘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說韓信進
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
之人卽命杖之

後山談叢

北怒與
金駢一
類

令人權發遣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于遠改令各權發遣于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你好雀兒肚腸

王師旣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

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真項安癩

慈善光獻王后嘗夢神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
密求諸臣及詢吏部無此姓名者久之吳克爲相瘰
癧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告
上曰此真項安癩也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
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
怕李金吾

三老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
一籌適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
其核于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

說天話
者亦成
麻耶

平天冠作工直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
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
平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
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
獨自戴甚無害也

吾與君皆異人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
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

異人乎

但止乞頭

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

可謂千金方

絕倒錄

老饕賦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謀應制者爲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焚

常眼落於鑷鉗每情動於厨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
豆粥食數饀之雪糕時之凜也盪三杯之卯酒圖一
早之醅醕方投箸而捫腹一喫腐而心嘈嗟夫物理
豈消兮幻體有漏人情可卻兮賓席難逃海味之去
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太燒
蟹圓臍而巨鰲魚帶子而多膠遇若登於春臺享東
家之太牢蓋新舊宜於合和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
者則必覆酸醖醕者嘗亦哺糟每嘗徧於市食終莫
及於家肴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

之宴悉遵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及於蟻螻
故先生之願游者綺席深不戀於綈袍利嘴尖頭兮
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兮哀藤金以游遨既盍簪
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
茆

實不用二藥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家蓄二婢
以事炮製常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
誅地滅李一旦醉溺于河有人題牌懸其墓曰賣藥

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或有
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
妻云先夫專委二婢修合一名木香一名丁香實不
用二藥也

步里客談

蘇柳詞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
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
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

東去公爲之絕倒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
吾衛上將軍韓政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向中
人以上說話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到漏舍
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
是皇天生我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
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字

皆改爲小人誦畢替嘆云這天童極靈聖王才元少
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齋煮飯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翼日令所親誚讓云
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
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齋煮飯時否學士
笑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州吃齋煮飯是
爲甚底

元來學
士攻苦
却是
要享用
些

北窓炙輶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王介甫論楊子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
後人誣子雲它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
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
者皆大笑

古今詩話

膠少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旣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車駕臨

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詩
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倘二更
時呼至
不識清
獻何以
處之老
共承命
不往非
清獻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
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過晚使
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
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
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有此從人

此風之始

妾胡不
日問雁
風始還
屬夫人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
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
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韋居聽輿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
暑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

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乎

中吳紀聞

芭蕉

初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長嶽之上以移根久爲風
日所殘未幾卽稿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網旁午於道
一日内宴伶人因諷之有持梅花出者問曰此何物
也應曰芭蕉有持松檜出者亦以芭蕉答如是者數
四遂批其頰云此某花此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
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將軍王彥超告
老得休致處裕常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
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道老子
官與不
法

餘如故

石立中性踈曠少威儀好諧戲雖對面戲人人不以
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叅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
餘如故安可改

取名用百字

有侍范蜀公者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尋盡矣
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或曰輒有俚談可爲一
笑公曰何也曰百靈百利百巧百竅必不敢以爲名
蜀公爲之掀髯大笑

過庭錄

孫山綴榜末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偕往鄉
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

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茶亦病人

賈父
得風疾
茶嬌得
非恩始
乎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
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
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
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
院去城四十五里迓之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
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
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畫墁錄

直是怕那溘然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遇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游宦紀聞

歛板鞠躬

蜀昔有術士精于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
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
筆于楮以爲他日證驗于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歛板
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誦云是
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
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歛板鞠躬之說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陳輔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
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
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
輔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謝公墩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蓋自城至鍾山竇公
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
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
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給事尚書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
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欲尋屬對無有其事
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爲宣撫使
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我有對矣棄甲曳兵而
走宣撫尚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
嘗爲賊所窘也

舍弟叔齊

尚書取
旁擊字
同音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與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曰子瞻
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
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
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旣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
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伐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
也瘠羸面有飢色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于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故人大笑而去

嬾真子

難倒司馬端明

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父不及往聽今幸略講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

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四方馬頭

莊子疏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鈞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鈞繩也
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
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頭項方爲馬頭圓爲馬
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

女妃九龍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女也夏
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

客讀之無不一笑

歸田錄

此亦九百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几何馮舉左足示和
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
八百因詬責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大
笑

九皇生菜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鮎魚上竹竿

閑燕常談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曰歡聲似
鳳來唧詔喜氣如鷄去揭竿韓子倉喜爲更之曰寤
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面不過樸子大

呂蒙正爲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樸、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樂善錄

打得過自不問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理禪

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
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
坐間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
以爲如何刁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
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
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

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
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言

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鸚哥幾時籠開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
心經段剪其兩翅開以雕籠如意叅養熙寧六年段
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
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
幾時籠開豈亦不在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捧腹編卷五終